

在人间烟火中女生修炼成女神

金春妙

着火了，锅盖锅盖！唻喇——油火被压下去。

乒乒乓乓。快点快点！碗呢碗呢？撤柴撤柴！哈哈……脚步声、水流声、切菜声，锅碗瓢盆碰撞声，奏出快乐交响乐，直冲云霄，惊得田边水鸟扑棱棱飞向天空。这是学校工会组织“庆三八秀厨艺”活动现场，平时手拿粉笔的女同胞们，此刻在土灶台这方舞台，手拿锅铲，演绎另类精彩。

工会根据学科不同把成员分成小语低段组、初中英语组、综艺组等9桌，每桌8人，发给菜单，要求每人做一道菜，最后评出最佳厨艺奖。早在活动前夜，我所在的小语高段组特意建群，神侃烧菜大计。这一幕被老妈看到，她无后顾之忧地对我说：“你只会烫花蛤，要不我去帮你烧好再撤？”其实她的担心完全多余，大厨戴MM分在我们组，不要说区区几盘菜，就是几桌酒席也没问题。

洗碗，切菜，炒菜，烧火，摄影……八人各司其职，配合默契，在烟火熏燎中，一叠盘佳肴新鲜出炉，成就感油然而生。但是，我们光顾着围着灶台转，“敌人”偷袭后方，一眨眼，水果拼盘少了一半，再一眨眼，开膛破肚好不容易洗干净的黑鱼被别桌偷梁换柱，如此恶作剧，我们自然前去声讨，对方却笑嘻嘻声称黑鱼已下锅加工，只好不情愿地再次洗鱼，心里却阿Q式自我安慰：等着吧，待会儿多去他们桌“打酱油”，把酸菜鱼片放入肚子打包回来。

正当我们认为最佳厨艺奖非我们莫属时，探子来报：报——某号桌炒粉绝味。报——某号桌南瓜盅国色



天香。

报——某号桌装点食材除学校统一发配外，还因地制宜采集油菜花、桃花、青菜叶，勾出另类菜肴。

……

什么什么？原来大家的水平不是盖的，姐妹们的创意无限。我们组受到启发，马上来个拼盘总动员，原先烧好的菜重新装点示人。红花绿叶，大自然能用的材料，被采之囊中。罪过！本人当了一回最令世人不齿的采花大盗。人靠衣装，菜靠点缀，集体智慧操作下，那些将入口的菜品袅袅婷婷，活色生香。最后费尽心思给菜取名：草莓装点对虾，叫“群龙戏珠”；花蛤在红花绿叶映衬下，成“孔雀开屏”；恋MM烧的青椒炒肉，干脆冠以作者名字“青城之恋”；此外，还有玲珑翡翠、藕断丝连、群英荟萃、萝卜开会、马蹄声声、雾都紫园、菜凭蜚贵、一清二白、吃醋娘子、皎皎明月、丝丝入扣、翠竹报春。听听这些菜名就醉了。

“雾都紫园”，其实是紫薯和土豆合炒，因为土灶火候不好控

制，有点烧焦，卖相不好，曾被大家嫌弃取名为“丑女无敌”，后一入口，嗯——外焦里嫩，口感香甜，遂改名“薯相无敌”，随着品尝次数增多，觉得“薯相无敌”还是屈尊了它，最后更名“雾都紫园”。貌似后官宫女进阶，从宫女到才人到贵妃，实现越级跳，菜中龙凤啊！

哇——

戴大厨收工之作“翠竹报春”上桌时，我们的眼睛都直了，黄瓜挖出的竹筒，装满热气腾腾的糯米饭，瓜皮勾勒的青翠竹子，浮在白瓷盘上，溢出水墨丹青。好一个江南早春！如此意境，吃的是菜，品的是文化。

有人说三月七日是女生节，这是未婚女性有别已婚女性的节日，三月八日才是妇女节。相对以前呈老态的妇女，现在已婚女人早非当初的黄脸婆，她们既入得厨房，又出得厅堂。她们是一群有智慧、有品位、会生活的新时代女性。她们把呆板的妇女节改成女神节，透露满满自信。从女生到女神，“半边天”们在人间烟火中修炼成仙。

斑鸠邻居

林怀宸

春寒料峭，屋前绿地上高高的水杉尚未长出新叶，树上的斑鸠窝仍然裸露着。原先在此常住的斑鸠，偶尔飞来稍作停歇，旋即又飞走。早晨，小区里“咕咕咕——”的斑鸠啼叫声仍此起彼伏；有时我会站在阳台循声远眺，心中隐隐有一种期盼。

“斑鸠”可能是我人生最早听到的词儿之一，也是最熟悉的鸟儿之一。在乡下老家，大人就管男孩的小鸡鸡叫“斑鸠”。儿时住在江边老屋，斑鸠在空中掠过的潇洒姿态，在屋顶悠闲踱步的样子及其啼叫声，简直太熟悉了。比起麻雀、燕子等其他熟悉的鸟儿，斑鸠体型最大，酷似鸽子，更让我多了几分好感。

那时候，老屋西侧自留地里有几棵棕树，高近5米。棕树上常有斑鸠筑窝。我很想爬上去看个究竟，有一天就偷偷尝试。刚爬一半，被母亲发现，遭到训斥，只得下来。

母亲说，斑鸠窝里可能会有蛇偷吃鸟蛋。某地有个小孩，想爬树掏斑鸠蛋，仰着头，张着嘴往上爬，树上有一条蛇，头朝下直落下来，刚好钻进小孩嘴里，小孩就一命呜呼了。我听后毛骨悚然，再也不敢有爬上树看看的念头。现在想想，蛇怎能爬上直立的棕树呢？是母亲怕我摔下，故意吓唬我吧？

爬树的事发生后，父亲对我说，等小斑鸠孵出后，就上去捉来让你喂养。过了些日子，一天下午放学回家，看见鸟笼里关着一只羽翼未丰的小斑鸠，在瑟瑟发抖。原来，斑鸠窝里有两只雏鸟，父亲就爬上树捉来其中一只。我的好奇心得到很大满足，同时，怜悯之心促使我打算对其精心喂养。我在鸟笼里放置大米和水，但是小斑鸠总是不吃不喝，不断重复要

逃出笼子的动作。没过几天，小斑鸠就呜呼哀哉了。为此我还郁闷了数天。

长大后赴省城读书，毕业后进县城工作，相当长时间里没有见到斑鸠的影子，也没有听到斑鸠的啼叫声。回乡下老家时也是这样，斑鸠似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

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，有一次与几位同学去山区某乡游玩，在一家小餐馆门口，看见笼子里关着好几只斑鸠。

我好奇地问店老板：斑鸠是哪弄来的？老板说，是有人在山上布设尼龙丝网，捕捉来的；斑鸠飞过，撞进网眼，就挣脱不掉。一天能捉到好几只，卖到他店里，是顾客挺喜欢的野味。还说，现在山上斑鸠挺多。我想，一定是山上植被恢复，生态变好，而平原环境受到污染，斑鸠更愿意去山区生活了。可是，都像这样捕捉下去，会不会被捕捉完了？

没想到，最近五六年，斑鸠竟然进城了，而且又做了我的邻居。每年春夏之交、屋前水杉新叶茂盛时，斑鸠就会回到水杉上筑窝、常住。这是市区绿化面积增加、生态变好使然吧？

再过两个月，水杉树冠就会郁郁葱葱了，那时候又能经常看见斑鸠从树冠飞进飞出、在枝丫上整理羽毛、闭目养神的样子了。我很期待有斑鸠做邻居的日子。



微寓言二则

张鹤鸣 洪善新

老狼的葬礼

老狼是虎王的重臣，马屁精自然很多。去年，老狼的丈母娘病故，办完葬礼，还有百多万动物币进账。老狼妻妾成群，钱早花光了，他索性装死，本想等礼金收得差不多时再“复活”。老狼想：丈母娘死了都能收到百多

哭泣的烂泥巴

泥巴不像金子那样会发光，也没有玉石那样贵重，因此它伤心哭泣。智者说：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该妄自菲薄。”泥巴说：“我们都烂成这样了，这辈子完了！”

智者现身说法，亲自动

万，这次我自己“死”了，估计应该有200多万进账。

老狼夫人四处贴讣告，甚至打电话、发短信广而告之。谁知送礼的寥寥无几，大家都说：“老狼死都死了，还有必要送礼吗？”老狼这才恍然大悟。

手，将一些泥巴种上庄稼，一些烧制成工艺品，一些雕塑成观音菩萨。庄稼丰收时，人们载歌载舞，赞美泥巴；精美的工艺品价值连城，远超黄金和玉石；至于菩萨吗，更让善男信女顶礼膜拜。想不到吧，烂泥巴也会“咸鱼翻身”啊！

手机带走了寒假

项学品

这个年，真是有趣，年底一片阳光明媚，正月却是一连绵绵阴雨。这也正如我们的心情。刚放假，有的是时间，有的是闲暇，雀跃；而正月头，时光在阴雨中飞逝，开学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，忐忑。

转眼已过了元宵，开学各类工作扑面而来。不知不觉间，假期便悄悄地溜走了。一天24个小时，谁也不多，谁也不少。窝在家里，是一天；拜年吃喝，是一天；打牌搓麻，是一天；出门旅行，也是一天。时光就这样偷走了我们的韶光。节前，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美妙的遐想，而现在仔细回味，却又是那么虚无。这是我每次坐在电脑前敲打文字时都会感到惊惧的，所有的时光，竟在蹉跎中滑行。

书是没怎么看的，纵使曾经遐想过；山是没怎么攀的，纵使曾经溜达过；电影是没怎么看的，纵使曾经好几次浏览过时光

网……所做的，也只是看了几页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身上虚长几斤肥肉罢了。很多时间却被手机所收买。年底前，几乎每天都在在手机亮光中睁开眼睛，在手机屏幕前闭上眼睛。曾经两眼都超过5.0的视力，现如今，已经开始迷糊混沌了。除夕夜看春晚，那屏幕下方的文字，坐在沙发上愣是看不见，只得搬了凳子，坐在更近的地方。这可是以前的我从来不敢想象的。读书时期，青年时期，我的视力都是杆杆的。想不到即将不惑，双眸竟然因为手机而浑浊，难以想象。这大概是我一年多来使用手机的结果。看新闻、聊天、支付宝、淘宝、买各类票、社交、彩票、天气、旅行、百度地图、微信、抢红包、团购，一大串功能，几乎都需要手机来完成。这一切，真是太强大了。在朋友圈里，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手机控。

大年初一，我发誓自己要尽量远离手机，一则减少日渐迷糊和隐痛的眼睛，二则让自己有更健康的生活。虽然现在每天使用手机时间明显减少，但自觉还是很难彻底改到没有智能手机前的那种状态。而且，有时候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拿起手机。就如有些抽烟的人，当手里没个东西拿着的话，便不知该干吗了。我们似乎都深陷于这样的一种漩涡，难以自拔。

前几天，乘坐上海的地铁，我有意留心身边的人。那挨挨挤挤的，似乎绝大部分都陶醉在自己的手机里。低着头，默默地看着。上下站台的过道里，也经常能看到上下楼梯不能看手机的温馨提示。看来，我们的生活已在不知不觉间被颠覆。

走过寒假，悄悄地，让手机带走了精彩。